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三

素手劫三



卧龙生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三

素  
手  
劫  
三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卧龙生  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# 第四十章 小人之尤

田秀铃破涕一笑，道：“前辈对我两人，本已恩同再造，何况前辈之年龄，也本可做我的爹爹了。莫说前辈只要我呼唤两声，便是要我呼前辈千声万声，我也愿意的。”当下翻身而起，便待拜倒。

独臂人挥手道：“且慢且慢，等老夫救活了他，你再拜也不迟。”突然伸出独臂，笑道：“此刻你先替老夫挽起袖子。”

田秀铃喜出望外，举手拭了拭面上泪痕，将他那只破烂的衣袖，整整齐齐，挽了起来。

独臂人望着她为自己整理衣袖，眉宇间似又泛起一阵悲怆之意。过了半晌，方自轻叹一声，道：“过去加添柴火，莫要使火堆灭了，也莫要回过头来。天亮起来，老夫便将活生生的任无心交给你。”

田秀铃只觉心中充满感激之情，只是喉头哽咽，反而说不出话来。躬身一礼，转过身子，蹲在火堆旁，默默地加添柴火。

只听身后传来一阵阵轻微的声响，先是衣衫窸窣声，再是双掌摩擦声，然后，竟是一连串骨节响动声，密如珠炮，历久不绝。

忽然间，所有声息，俱不再闻，身后竟变得死一般静寂。

夜色越来越深，寒风吹窗，吱吱作响，寒意也越来越重。但田秀铃身后，仍然寂无声响。

她心头突觉一凛，忍不住激伶伶打了个寒噤，暗暗忖道：“这独臂人行踪这般奇诡怪异，与我本是萍水相逢，我先前亦未对他有恭谨之

态，多礼之言，他为何要如此善待于我，这……这一切莫非只是他用出的手段不成？为的只是要杀害任无心，此刻他或许已将任无心劫走，或是残害而死……”

一念至此，她忍不住便要回头去望上一眼，但心念转处，又不禁暗叹忖道：“以他的武功，要加害我等，岂非易如反掌，又何必用这些手段。人家如此相待于我，我岂能怀疑于他……”暗咬银牙，加了块木柴，立下决心，绝不回头。

但她越是不愿对那独臂人有怀疑之心，心中的疑难便越多；她越是立心绝不回头，便越是忍不住要待回头去望上一眼。

要知事不关己，自是安闲，若是关心太甚，谁都难免要患得患失，心绪大乱。田秀铃纵是聪慧绝顶之人，也未能例外。

一时之间，她心头当真是充满了痛苦与矛盾。不知不觉间，将掌中木柴，摇得片片碎裂，但是她终于忍住未曾回头。

焦急等待中的时光，似是过得分外缓慢。凝目望处，庙堂外风雨已歇。远处东方，已微微露出一丝鱼青之色，群山之巅，已现曙光。

突听身后传来一阵呻吟喘息之声，那呻吟声似是发自任无心，而那喘息之声，赫然竟似是那独臂人发出来的。

田秀铃双眉微皱，心头大是惊异。只听那呻吟喘息之声，延续了许久，呻吟越来越见微弱，那喘息之声却越来越见粗重。

忽然间，只听那独臂之人一声大喝，喝声有如霹雳般震人耳鼓。

田秀铃心头又一震，独臂人已大声喝道：“好了！回过头来吧！”

话声未了，田秀铃已翻身跃起。

转身望处，只见那独臂人立在棺木之畔，身上衣衫，竟已被汗水湿透，额上已布满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，胸膛不住起伏，犹在喘息。

赶上一步望去，棺中的任无心，虽仍紧紧闭着双目，但呼吸已自甚是安适均匀，看来有如熟睡一般。探手摸去，掌心也有了温热。

田秀铃知道那独臂人方才显然不惜损耗自身功力，来为任无心疗治伤势。此等舍己救人的侠义之情，使得田秀铃喉头又为之哽咽难语。

她心中虽在为任无心复生而惊喜，但对那独臂人之感激，更是难以言喻。忽然伏身拜倒在地，颤声道：“前辈大恩大德……”

独臂人双目一张，大声道：“你怎地还要以‘前辈’两字呼唤于我？”

田秀铃目中充满惊喜感激之泪珠，泪眼模糊间望去，只觉眼前这衣衫褴褛、形容丑怪的残废之人，当真比世上任何男子都要崇高伟大，自己若能作此人的女儿，当真可算是今生最最光荣之事。当下反手一抹面上的泪珠，伏身唤道：“爹爹，爹爹！……”

她这两声呼唤虽然轻微，但呼声却当真乃是发自内心，绝无丝毫勉强之意。

独臂人呆呆地望着她，有如鹰隼一般的双目之中，似是也自隐隐泛起了泪珠。口中喃喃低语，似在说道：“儿子，儿子……今日我终于听到你的呼声了……”忽然仰首大笑数声，独臂向天挥舞，嘶声大呼道：“我好高兴……我好高兴。”

田秀铃抬起头来，大惊道：“爹爹，你……”

独臂人仍自大笑着道：“我好高兴……”飞起一足，将那酒葫芦踢出门外。他魁伟的身形，亦自凌空翻了个身，追着那酒葫芦，嗖地掠出门去。他虽是残废之人，但身法却快如闪电。

田秀铃大惊跃进，追到门外，只听四面群山回应不绝，似乎都在大笑着高呼：“我好高兴，他终于唤了我爹爹……”

但凄凉的晓色中，那神奇的独臂人与他那朱红的酒葫芦，却早已失去踪影。

田秀铃遥望群山，呆呆地怔了半晌，目中突又流下泪来，颤声低语道：“爹爹，我……我连你老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老人家便去了么？”

四山回应寂绝，又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方自缓缓转过身来，缓步走到棺前。

任无心睡得仍然十分香甜，田秀铃怎忍惊动于他，流泪低语道：“你的确该好生睡睡了。”倚着棺木，斜坐了下去。

火光未灭，闪动的火焰，烤得她微生暖意。她忽觉一阵浓厚的倦意袭来，眼皮变得十分沉重，不禁缓缓合起眼帘，斜坐在棺边，听着任无心安祥的呼吸，她也渐渐入睡了。

阴霾密布的穹苍，竟渐渐露出阳光。

伏尸在地的慕容飞，突然悄悄移动了一下身子，侧首偷偷望了一眼。

田秀铃再也未想到事变又生，慕容飞竟未被她一掌震死。

连日的劳累下，她此刻睡得更沉，嘴角带着一丝微微的笑意，似是正在做着好梦。

而此刻，慕容飞已悄悄爬了过来，他嘴角却带的是一丝狞笑，目中更充满了杀机，一分分，一寸寸，爬向田秀铃。

田秀铃睡得仍沉，棺木中任无心的睡意，也仍然十分均匀。

慕容飞手掌已触及那柄长剑，渐渐抓起了剑柄。

门外阳光满地，已晒干了昨夜的雨水。田秀铃梦中带笑，睡得更甜。

慕容飞手掌紧紧握着剑柄，挥着长身而起，满充杀机之目光，望了望田秀铃，又望了望棺中的任无心，似是未能决定先向谁人下手！

他只觉掌中长剑，似是十分沉重，知道自己虽然侥幸未死，但真力却已所剩无几。这一剑刺下，是否能致人死命，已成疑问。能否在刹那之间将两人一齐在睡梦中刺死，更无把握。

是以这一剑究竟是先刺向谁人？便成了他心中绝大问题。

只见任无心鼻息沉沉，胸膛起伏，果真是未曾身死的模样。他这一剑若是先向田秀铃下手，任无心醒了，他还能逃得走么？他这一剑若是先向任无心下手，田秀铃醒了，又当如何？

一时之间，慕容飞心头当真是左右为难，这一剑竟刺不下去。

他虽是凶险狡猾之人，却无当机立断之心，竟生生将大好机会错过，他这一剑若是毫不迟疑，便向田秀铃下手，任无心重伤方愈，气力尚未恢复，怎会是他敌手？但良机稍纵即逝。

阳光穿窗而入，映照在慕容飞掌中高举着的长剑之上，剑锋反

光，映上田秀铃双目。

闪光耀眼，田秀铃只觉双目一阵刺痛，霍然张开了眼来，眼帘方开，便瞧见了身前那面带狞笑、高举长剑、鬼魅般的人影！

慕容飞惊喝一声，长剑直刺而下。

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之间，田秀铃和身一滚，滚开了数尺，左肩虽被划破一道血口，但却已避过要害之处。

慕容飞一剑不中，还待追击，怎奈心虽有余，力却已不足，回身一剑划去，剑尖不住颤动，显然毫无力道，哪里还能伤人？

田秀铃惊惶之下，虽然闪避不及，但她不退反进，微一侧身，左手奋力一拂，拍出一股潜力，人却已从那颤动的剑光之中，闪穿过去。

这等奇奥之学，正是南宫世家秘传救命三招，举世也没有几人能够破解。慕容飞微微一怔，田秀铃已到身侧，右手连绵而出，直向慕容飞左胸“乳穴”、“玄机”两处大穴拍出。

慕容飞右手长剑，早已被她一拂之势荡开，左臂更早已齐根而断，此刻眼见田秀铃一掌拍来，哪里还能闪避，情急之下，忽然触动灵机，大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田秀铃手掌已按在他“玄机”大穴之上，含劲未吐，沉声道：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慕容飞知道自己生命已捏在对方手中，额上汗珠滚滚而下，索性抛去了掌中长剑，忽然大喝道：“五夫人，你道我当真不认得你么？”

他暗思对方武功身法，那般怪异奇诡，正如传闻中南宫世家的武功一般。又想起耳中隐约听来有关五夫人田秀铃之事，情急智生，忽触灵机，暗道：此人或者便是五夫人乔装改扮亦未可知。一时感触，便冲口而出，事实上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猜的究竟有几分把握。

但田秀铃听得这一声大喝，身子却不禁一震，按住对方的手掌，也微微颤抖起来。

慕容飞心头暗喜，知道自己猜得不差，当下心念又转了几转，大笑道：“总算夫人鸿运当头，教在下终于认出了夫人的真面目，否则……”故意摇头一叹，闭口不语。

田秀铃忍不住问道：“否则怎样？”

慕容飞哈哈大笑道：“否则慕容飞固然难逃夫人掌下，夫人你只怕也将抱恨而终了。”

田秀铃变色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慕容飞“嘿嘿”冷笑了两声，仰面向天，冷笑道：“夫人若是要听这段隐秘……嘿嘿，嘿嘿……”口中只是冷笑，再也不说下去。

其实他心中哪里知道什么隐秘，此刻心中正在连连运思，要想出一件足能要胁田秀铃之事。

田秀铃五指加劲，在慕容飞“玄机”上一按，怒道：“你说不说？”

这“玄机”大穴，乃是人身三十六要穴之一，平时被人轻轻一触，已是痛楚不堪，何况此刻田秀铃掌含内劲，出手又极有分寸，虽按在此等死穴之上，但只是要他痛苦，并未使他晕死过去。

慕容飞果然疼得满头冷汗，但仍然咬紧牙关，嘿嘿大笑道：“说是自然要说的，但却无这般容易。”

要知他心性阴险、深沉，知道这一句话，便可决定自己生死。自己若是轻易说出，对方必不相信，自己若是故意不说，反而会使得此事，加多几分真实性。是以他虽然身遭巨痛，但仍咬牙不说。

他越不说，田秀铃心中果然越是怀疑，越是想听。左手急伸，捏住了慕容飞右臂“曲池”大穴，厉声道：“你还不说么？”

慕容飞只觉一阵难言的痛楚，由手臂直钻心头，当真是酸、麻、疼、痛兼有，目中已不觉疼得流下泪来，口中仍是“嘿嘿”冷笑不绝。

田秀铃暗暗忖道：“他宁可忍受这般痛苦，也咬牙不言，想来这隐秘必定关系甚大。”

一念至此，手掌又自加劲，厉声道：“你若再不说，我先拧断你这条手臂。”

慕容飞故意作出忍痛不过之态，颤抖着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夫人请……请放开手掌……”

田秀铃冷笑道：“不怕你不说……”五指微松，但手掌仍不离对方要穴。



慕容飞长叹道：“夫人此番背叛了南宫世家，果然是胆大包天，但夫人就不怕太夫人的手段，能使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么？”

他在南宫夫人属下已久，目观耳闻，也有不少。此刻这句话，虽也是衡情度理，猜测之言，但却正说到田秀铃心中要害之处。

她心头一凛，暗惊忖道：“祖婆在我等体内暗下的毒药，只怕绝不会要我等一死便罢了。以她的心性，想必是要我等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忍受了千般痛楚，万般折磨，才算罢了。”

心念一转，又忖道：“但此等下毒之事，就连我等自己，也是最近才知道的，这慕容飞却又怎会知道其中隐情？”

她口中虽未说话，但神情却已无异默然。

慕容飞是何等人物，察言观色，已知对方隐情，又被自己说中。当下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纵然夫人此番已抱定必死之心，但心中若是还有心事未了，人便先死，岂非死不瞑目。”

田秀铃心头又一凛，脱口道：“你怎地知道我还有心事？”

慕容飞仰天长叹道：“情天多恨事，生死两不知……唉，生死茫茫……生死茫茫……”

田秀铃暗惊忖道：“莫非连我那……我那夫婿之事，他都知道了吗？”当下脱口又道：“你知道他还未死？你知道他在哪里？”

慕容飞故意变色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他的事，在下怎会知道？”

田秀铃冷笑道：“你既已知道，又何苦故意作出此等神态！”

慕容飞道：“但是他……唉！在下若是说出了他的事……唉……”他看来虽似吞吞吐吐，不敢尽言，其实他却根本不知道田秀铃口中的“他”，究竟说的是谁，只是在故意闪烁其言，要套出田秀铃的话来。

田秀铃果然大声道：“江湖中虽然俱都传言他已身死，但我却总是不信。你若能说出他的下落，我……我便饶了你的性命。”

要知她虽然聪慧绝顶，但究竟初入江湖，怎知江湖中的阴险诡诈。

慕容飞说的虽都是模棱两可，似是而非之言，但听在田秀铃耳

里，却恰巧说中了她的心事，心情激动之下便在无意间泄露了自己的机密。

慕容飞见自己三言两语，便套出了对方心中隐情，不禁暗暗得意。忖道：“原来她口中的‘他’，说的便是她的夫婿，原来她只当她夫婿至今未死。”当下心念数转，面上神情，忽而皱眉长叹，忽而俯首沉吟，一刹时之间，竟换了数种表情。

田秀铃望着他面上神色，忍不住逼问道：“你听到我的话了么？”

慕容飞终于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夫人还是杀了我吧！”

田秀铃怔了一怔，冷笑道：“我祖婆虽然手段厉害，姑娘我也未见是面软心慈之人。你若不说出真实，我自也有手段，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

慕容飞似是吃了一惊，颤声道：“在下但求速死，实也不敢说出公子的……的疗伤之地。”

田秀铃只觉耳畔“轰”然一声，亦不知是惊是喜。一把抓住了他衣襟，颤声道：“什……什么？你竟知道他的藏身之地？”

慕容飞苦着脸道：“太夫人知道江湖中若是得知公子未死之事，必将造成极大的动乱，是以便将公子送至一处极为隐密之地，疗养伤势。此事连在下在内，也不过只有三五人知道，但凡是参与此事之人，均曾发下重誓，若是泄漏机密，便当受千刀剐肉，盐水浸骨之苦。在下纵有天胆，也不敢说出来的。”

田秀铃越听越是激动，身子也微微颤抖起来，嘶声道：“你若不说，我此刻便要你受那千刀剐肉，盐水浸骨之苦。你若说出来，还有逃生之望，如何抉择，你不妨仔细考虑考虑。”

慕容飞知道她已将自己之言，深信不疑，心头不禁狂喜，但面上却更是作出愁苦之色，颤声道：“在下此刻纵然说出，夫人也未见能相信的。”

田秀铃道：“不错，我还要你将我带至他藏身之地，等我见着他后，必定不再难为于你。”

慕容飞道：“在下又怎能信得过夫人？”

田秀铃道：“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，但只要你此言非虚，我也不相欺于你。”

慕容飞垂下了头，心中似是十分痛苦矛盾。过了良久，方自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在下纵能冒死带领夫人前去，但任无心……唉！若是有任无心同行，在下宁可此刻受苦，也不愿来日去受再大的活罪了。”

田秀铃心房怦怦跳动，心中更是充满痛苦矛盾。她此刻反出南宮世家，本就是为要去见她那名义上的夫婿一面，了却自己心事。但此刻若是要她抛下任无心而去，却更是万万不能。

只听慕容飞道：“夫人若是不能抛下任无心独行，此刻刀剑俱在地下，但请夫人动手便是。”

田秀铃柔肠百折，转首望去，只见任无心鼻息沉沉，睡得仍极香甜。

她知道这正是重伤方愈之人必有的现象。任无心此刻正要藉此安甜的睡眠，恢复体力生机。那独臂异人疗治了任无心的伤势之后，想必也已点了他的睡穴，让他能安心大睡。

心念数转，忽然沉声道：“你不能带任相公同行，可是为了不愿让他得知其中隐秘？”

慕容飞本就想不到什么充足的理由，拒绝任无心同行，只是生怕任无心窥破他的破绽而已。此刻闻言，立刻应声道：“不错，此事其中之隐秘，是万万不能被任无心知道的。”

田秀铃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一路上我都可点住任相公睡穴，让他好生睡着。那么，无论什么隐秘，他也不会听到见到了。”

慕容飞微一沉吟，长叹道：“在下生死俱已操在夫人手中，还有什么话说。”

田秀铃忽然松开手掌，转向棺木旁，眼角却在留意着慕容飞的动静，只要他稍生逃生之意，便无论如何，也要将之先毙在掌下。

那知慕容飞早有成竹在胸，更知道以自己此刻体力，绝对无法逃走，是以垂手木立，动也不动。

田秀铃心念一转，突又忖道：“他若是要我出山而行，此中便必有

奸谋，说不定乃是故意要将我诱至南宫世家七十二地煞的手中……”一念至此，故意淡淡问道：“你我该从哪里走？”

慕容飞道：“这个……”心念一闪，亦自暗暗忖道：“我若要她出山东行，她必定要想到我乃是要将她诱至南宫世家的罗网之中……”

当下沉吟道：“太夫人已在四面道路伏下眼线，你我出山，必被发现。”

田秀铃冷冷道：“若是被她发现，于你岂非大大有利？”

慕容飞暗骂道：“好个刁滑的丫头。”口中却长叹道：“你我若是被他人发觉，只怕不等别人前来援救，在下便要死在夫人掌下了。”

田秀铃冷笑道：“你倒聪明得很。既是如此，为了你自己的性命，你也该小心些。”

慕容飞苦笑道：“幸好公子疗伤之地，乃是在肃境乱山之中。由此西去，小路极为荒僻，夫人只要小心些，想必便不致被人发觉了。”

他胡乱说了个地方，那知却恰巧与任无心所去的目的地同一方向。

田秀铃暗喜忖道：“这倒巧得很，我也不必绕路了。”当下再无怀疑，举掌又拍了任无心之睡穴。

要知她若带着任无心西行而去，一路上仍难免要被敌人发现踪迹，但此番有了慕容飞带路，他为了自己生命安全，便必定不敢让田秀铃行踪被人发觉，便必定要加意躲避南宫世家之眼线，只因田秀铃若是被人发觉，便必定先取他之性命。

此事如此演变，可云巧中之巧，似是冥冥中早有安排。只是此刻，田秀铃与慕容飞，谁也不知道此中的巧妙之处。

只见田秀铃俯身抱起了任无心，缓步走到慕容飞面前，手掌突然飞起，一连拍了慕容飞“将台”、“期门”、“章门”、“白海”四穴。

她出掌虽然迅快，但力道拿捏，极是轻微，虽连点了慕容飞四处穴道，但是使他真力尽失，脚下却仍可走动。

慕容飞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已受夫人掌伤，夫人纵不下手点我穴道，在下也是无法逃走的。”

田秀铃冷冷道：“废话少说，只管在前带路。”

言语之中，慕容飞果已当先向外走出。

他真力委实已大为受损，再加以穴道被点，此刻体力已与常人无异。

只见他脚步踉跄，勉力前行，走了一个时辰，也不过只走出了四五里地。

田秀铃见他汗透重衣，气喘渐剧，知道他并非装假，倒也不便催促于他。走到山路艰险之处，还不时伸出手来，助他一臂之力。

其实田秀铃自身又何尝不是疲乏已极，只是仗着心头一股热血，勉力前行。

又走了段路途，突见慕容飞向左疾行数步，俯下身子，在地上不住挖掘起来。

田秀铃皱眉道：“你若是要玩什么花样，便是自寻死路。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慕容飞微微一笑，已自地下掘出了七、八个龟蛋。此人毕竟久走江湖，竟能在此等荒僻寒山，冰天雪地中寻得食物，田秀铃只有自叹不如，暗道：“若是没有此人同行，只怕我便得挨饿了。”

思忖之间，慕容飞已取出火摺，燃起一堆野火，将那龟蛋煨熟。

两人吃了些龟蛋，嚼了些岩石间的积雪，顿觉体力大增。田秀铃微微一笑道：“谢谢你了。”

慕容飞道：“不必不必！”又自向前走去。

此番走得虽然轻快，但走到黄昏时，也不过多走了十二三里路。但见四山苍茫，寒意又重，前面却现出了一条窄路。

田秀铃暗中叹了口气，忖道：“幸好荒山有路，否则黑夜中如何前行？”

那知她思念还未转完，慕容飞凝目在道旁的草树间望了半晌，竟绕开这条道路，走向荒山。

田秀铃沉声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慕容飞干笑一声，道：“那草丛之中，正有南宫世家留下的暗记，你我若是走上那条窄路。只怕不出一里，便要被他们发觉了。”

田秀铃心头一凛，暗叹忖道：“幸好此人未死，幸好有他带路，否则我怎走出去？”当下对慕容飞，不禁又减去几分怀疑之心。

她却不知道慕容飞这样自私之人，将自己的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若是要他牺牲自己，无论有什么代价，他都是万万不肯的。

此刻他一心只想自己逃生，别的事都已不放在他心上，南宫世家之成败，他早已完全不管了。

只走到夜色弥漫天地，田秀铃寻了个山坳避风之处，先点了慕容飞穴道，再将任无心好生安置下，自己才胡乱打了个盹。

第二日清晨，便启程西行，一路上全靠慕容飞寻找食物，躲避追踪。这样走了三日，田秀铃纵是铁打的心肠也不禁软下了，对慕容飞的防范，也渐渐疏忽。

这一日走出大散关，已至甘肃边境，当晚便在城郊寻了个荒祠歇下。

这时慕容飞已是瘦骨支杂，不成人形，田秀铃亦自憔悴不堪，只有任无心终日沉睡，落得安静。

田秀铃见了慕容飞神情，不禁生出恻隐之心，叹道：“今夜我暂不点你穴道，你好生睡一觉吧！”要知穴道被点，虽能沉睡，但全身肌肉不能放松，只能恢复神智，却不能恢复肌肉疲劳。是以像任无心此等情形，被点睡穴，极是有用，而慕容飞奔行多日，体力上的劳累，却非穴道被点后的睡眠可以恢复。

只见慕容飞面色微变，似是心中十分感激，口中却苦笑道：“在下若是睡了，夫人岂非无法成眠？”

田秀铃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只管好生睡吧，莫要管我。”

慕容飞沉吟半晌，目中忽然流下泪来。

田秀铃大奇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哪知慕容飞竟又翻身拜倒，流泪道：“在下该死，在下欺骗了夫人。”

田秀铃大惊道：“什么？莫非你……你并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地？”

慕容飞摇头道：“这个在下怎敢相欺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忽然探

手入怀，取出了一只碧绿色的玉瓶，接道：“在下一见夫人之面，本该便将解药取出，只是在下存有私心，是以将它一直藏了起来。但……但夫人对在下如此宽厚，在下实在再也不忍隐瞒夫人了。”

田秀铃动容道：“这是什么解药？”

慕容飞叹道：“太夫人早已算定，夫人你的毒发之期，便在这三五日间，是以令我等将解药带在身边，见着夫人时便立刻送上。”

田秀铃目光一转，冷笑道：“我既已背叛了她，她只恨不得见我受尽苦楚而死才甘心，又怎会令人将解药送来救我？”

慕容飞黯然道：“是了，太夫人正是要眼见夫人受尽折磨苦痛而死才甘心。夫人若是死了，她老人家岂非见不着夫人的死时之痛苦。”

田秀铃呆了一呆，垂首叹道：“想不到她真的如此恨我。”

慕容飞道：“这解药能将毒性延迟发作一年，在这一年之中，太夫人必定要将夫人生擒活捉。只因太夫人深知恐我等之力，绝难生擒夫人，是以才有此举，但夫人能延长一年寿命，也可了却了心事，总比此刻就毒发身死，要好得多了。”

田秀铃凝目瞧了他两眼，夜色之中，只见他面上泪痕未干，似是一片真诚，话也说得合情合理，当下暗暗忖道：“看他近日来的举动，倒不似十分奸恶之人。何况，他若要骗我，也不该用此等愚蠢之策。”

一念至此，接过翠瓶，启开瓶塞嗅了嗅，只觉一股异香扑鼻。

## 第四十一章 虎口余生

要知她生长南宫世家之中，对天下毒药，大半已有认识。此刻一嗅之下，便知此翠瓶之中，装的绝非毒药。

但是她仍未稍泯怀疑之心，又自暗忖道：“是了，我不如令他先将瓶中之药物，吃下一半，瓶中装的若是毒药，迷药，他便要先中毒而倒。”

一念至此，冷冷道：“此瓶中装的若是解药，便是万万无毒的了。”

慕容飞道：“想来自当如此。”

田秀铃冷笑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不妨先将瓶中药物，吃下一半试试。”

慕容飞微一沉吟，慨然道：“在下为了取信夫人，，瓶中纵是毒药，也要吃下去的。”当下接过玉瓶，倒出了一半药物，仰首吞下了。

田秀铃目光瞬也不瞬，凝注着他，见他果然将药物吞下，并无一丝作伪，心下又信了几成。但仍然忖道：“普通毒药，毒性发作，最慢也不过是两三个时辰的事，我不如等他三个时辰再说。”当下沉声道：“你先睡吧！过三个时辰，我再唤你。”

慕容飞躬身道：“多谢夫人！”果然翻身卧倒，过不片刻，便呼呼入睡了。

田秀铃目不交睫，等了约摸三个时辰，将他唤醒。见他神采奕奕，毫无中毒的症状，不禁想道：“看来瓶中装的纵非解药，也绝非毒



药了。何况，我此刻纵然服下毒药，发作也在他之后，此人将性命看得这般重要，绝不肯身冒此险的。”

她小心谨慎，想了又想，当真是步步为营，不敢有丝毫大意。但此刻想来想去，都觉此中觉无蹊跷，于是打开瓶塞，将瓶中所剩药物，尽都服下。

夜色更是沉重，夜风也更是寒冷。

慕容飞缩在角落中，似在闭目假寐，其实却在留意着田秀铃的动静。

田秀铃服下瓶中药物后，只觉四肢渐渐和暖，疲劳亦似刚刚恢复，通体上下，舒畅已极，不禁暗暗忖道：“看来这解药之功，倒颇有灵效。”

她本待稍觉体中有异，便立下毒手去点慕容飞之死穴，此刻见这解药如此灵效，非但不再下手，反而笑道：“这解药看来似乎还有醒神解倦之力，你若还觉疲乏，不妨再睡一觉。”

慕容飞微微一笑，也不开口。

田秀铃也不再说话，盘膝端坐，正是要这解药效力运行之际，运功调息。

一时之间，她只觉全身血脉运行，越来越见流畅，功力竟似也突然加深了两分，心头方自大喜，忽觉小腹中一股气血，直向胸喉冲上。

她心头微微一惊，只见慕容飞笑嘻嘻地望着自己，那笑容竟似十分奇异，心中更觉不对。方待长身而起，哪知四肢竟已软绵绵地无从着力了。

这毒性来得无声无息，不但毫无迹象可寻，而且还令中毒之人舒服已极。最令人奇怪的是，慕容飞也曾服了瓶中药物，为何却无中毒之征兆。

田秀铃惊怒交集，嘶声喝道：“你……你敢……”虽然全力挣扎，也难长身而起。

慕容飞已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夫人此刻虽然责怪在下，但等会儿舒服起来时，只怕又要感激在下了。”笑声之中，充满猥亵之意。